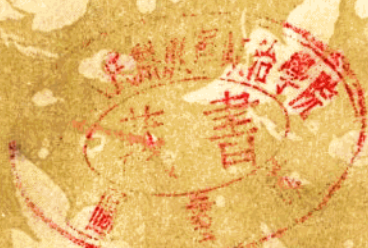


寫什麼和怎樣寫

譚 尋 編



上海北新書局出版

題 記

這本小冊子裏所講的，說不上是什麼寫作方法，只是告訴讀者一些有關寫作的普通常識。這些普通常識，也僅僅以學寫整篇作品爲限，因爲如一講到用詞、造句、修辭之類細微節目，範圍便要擴展，內容更是繁複，不但本書裏面容納不下，也因過於細微繁複，將使初學的人一時茫無頭緒，無從記憶，更無從體會，反而不容易產生良好效果。

本書所講，雖說只是一些普通常識，然而也是一般學習寫作的人都必須知道的基本知識。它裏面包含着兩大問題：一個是「寫什麼」的問題；一個是「怎樣寫」的問題。這兩個問題，都是學習寫作的人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。讀者對於這兩個問題，如能深切體會，並能正確處理，那麼進一步學習其他的細微節目，就不致漫無頭緒，漫無標準，也就易於掌握，易於成功。反之，進一步的學習也便無從開展。

在「寫什麼」這一個題目下，我們告訴讀者的，都是些關於材料的問題。應該

用些什麼材料來寫？材料應該從哪裏去找？怎樣處理所得的材料？這些個問題，都是一個學習寫作的人所首先應該能夠掌握的。同時還告訴讀者，我們如果沒有相當的政治水平，也就沒有正確的立場觀點，便不能正確掌握所得的材料，容易造成種種錯誤。因此，要解決「寫什麼」這一問題，最主要的還在於寫作者努力學習政治，從學習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。

至於在「怎樣寫」這一題目下所告訴讀者的，都是些有關方法的問題。寫作方法不簡單，這裏當然也只能講一些最基本的。如：整篇作品應該怎樣分段？應該怎樣開頭？應該怎樣結尾？正文應該怎樣安排佈置？這些雖說是寫作上最基本的方法，其實也是最重要的，因為不懂這一些，即使學會了用詞、造句、修辭的方法，也不會寫出好的作品來。但是反過來，懂得了這些，而不是進一步學習用詞、造句、修辭的方法，作品也不會寫得好。因此它們還只能是些寫作的基本知識，也是普通常識。

這兩大問題，其實只是寫作問題的兩方面，一個是寫作的內容問題，一個是寫

作的技術問題，內容固然要正確，技術也不能不講究，因此都是寫作上的基本問題，也同樣是要首先解決的問題。本書所講，雖不能十分詳盡，但大體上各方面都已講到一些，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都是很有用的。

讀者如讀了本書之後，要進一步學習用詞、造句、修辭等方法，那麼本書裏有詞類使用法、怎樣做好句子、修辭淺說等小冊子，都是和本書相輔而行的，可以備來作爲參考。

目 錄

題 記	一
一 應該寫些什麼	一
二 怎樣獲得材料	一六
三 怎樣處理材料	二四
四 應該怎樣分段	三一
五 開頭怎樣寫	三九
六 結尾怎樣寫	五七
七 怎樣經營正文	七三

一 應該寫些什麼

我們新中國，不久就要肅清文盲，進行全國性文化大建設，此後文化一普及，程度一提高，寫作將要成為新中國每一個人民所必須學會的技能；正同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勞動、學習一樣，如果沒有了它，我們的生存即將受到嚴重的影響。因此，在目前，凡是已有文化而不長於寫作的人，都須趕快學好寫作，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。那麼我們應該寫作些什麼呢？怎樣的寫作呢？這在一個要學好寫作的人說起來，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，也是急切要求解決的問題。

現在先來談談應該寫些什麼的問題，也就是應該用些什麼材料來寫，也就是寫作應該有些什麼內容。

當然，我們現在所要寫的，決不會再是過去那樣的陳舊的、封建的、迷信的、無聊的東西；因為過去的那些陳舊的、封建的、迷信的、無聊的作品，我們早已把它們批判掉了，我們當然不必再去寫它了。反過來，我們現在所要寫的，必須是嶄

新的、進步的、實際的、有意義的東西。這樣內容的作品，才是現代讀者所需要的作品，也是工農羣衆所喜見樂聞的作品。

過去的那些作品，除了一些實用文外，幾乎都只用來供給有關階級的消遣，所以它們的作者不是爲人民大衆服務，而是專替封建剝削階級服務的。因此，它們的內容，當然不會不是陳腐的、封建的、迷信的、無聊的。現在的作者却不再專替某一階級服務，而是全心全意爲工農羣衆服務；那麼工農羣衆所需要的必須是有嶄新的、進步的、實際的、有意義的內容的作品。因爲這是他們的精神食糧，它的裏面不容許含有任何毒素和消極性的東西，而要求必須有充分的養料的積極性的東西，這只有在嶄新的、進步的、科學的、有意義的作品裏面，才能獲得這樣的精神養料。

那麼怎樣才是嶄新的、進步的、實際的、有意義的東西呢？也就是應該寫些什麼呢？具體地說起來，應該如錢穀同志在怎樣寫一書裏所羅列：第一、寫新的事情；第二、寫工農羣衆；第三、寫好的，也寫壞的；第四、寫熟悉的事情；第五、

寫中心工作。這五項本來是專指報紙通訊的內容說的，但是一般的作品，也儘應該把這些東西作爲主要的內容。

一、寫新的事情 自從全國解放以來，一切舊的東西有的已經死去，有的正在死去，一切新的有的正在產生，有的在發展，所以所謂新的事情，到處都有，也到處可見。土改咧！鬥霸咧！鎮壓反革命咧！三反五反咧！生產競賽咧！互助合作咧！參軍咧！抗美援朝咧！城鄉物資交流咧！勞資合作咧！堅決執行婚姻法咧！掃除文盲咧！農產豐收咧！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咧！蘇聯老大哥的種種幫助咧！……這一連串說不完寫不盡的題目，只要會寫，願意寫，已儘夠你去寫了。所以在新中國，作爲一個寫作者是不用擔心沒有材料可寫的。現在隨便舉一篇李大嫂出門，作爲寫新的事情的一例：

李春堂是東北石嶺站給水所工人，老家在山東費縣。因爲他父親新近死了，想讓母親到東北來住。他母親來信也表示願意。

可是，他母親已經六十多歲了，從來沒出過遠門，必須有人去接才行。誰去接呢？李

春堂想：「若是我去吧，來回就得耽誤十幾天的工作。前些日子，美帝國主義在東北撒佈了許多細菌毒蟲，全東北人民都把憤怒化為力量，加勁搞生產，我怎麼能耽誤工作呢？可是不去，又有誰去呢？」他也曾想到他的老婆——李大嫂。但又一想：「不行！她是個東北人，結婚後，從沒回過關裏的家，連母親的面都沒見過，怎麼能行呢？」

李春堂想來想去，沒有辦法，就和他老婆商量。李大嫂聽了，立刻說：「人家婦女能開火車，開飛機，我連關裏都不能去麼？我一定要去！」因為她想到工會主席對她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新中國到哪儿都是一樣。」李春堂聽她這樣一說，又想不出別的辦法，只好讓她去。他把在哪裏換火車，在哪裏上汽車，村莊什麼樣等等，對她講了一遍。怕她記不住，又把這些寫在一個紙條上，好拿着去向別人打聽。李春堂把這個紙條和路局發的往返免票，放在一個小鐵盒裏，交給了李大嫂。

三月二十日，李大嫂由石嶺坐火車到了四平，當晚換坐開往濟南的客車。火車過了唐官屯站（在天津南面），她上廁所去。因為火車行走的時候，老是搖搖晃晃的，她一不小心，那個小鐵盒由口袋裏竄了出來，順着大便器掉下去了。這一下子，可把她嚇壞了。她想起了臨走時丈夫的囑咐，自己誇下的海口……「票丟了，我和母親怎麼回來呀？」她難

通的流了一陣眼淚，就把這事報告了車長。車長安慰她說：「不要難過。票裝在鐵盒裏，決不會丟失。你可以坐這車到濟南，我一定想辦法給你找到。」

火車到了馬廠站，車長把這件事告訴了站長。站長立刻派人順着鐵路去找。

到了濟南，車長就把李大嫂介紹給車站的楊恩波同志。楊同志馬上打電話問馬廠站，可是因為電話太忙，又要經過好幾個站轉，打了七八個小時也沒打通。李大嫂恐怕找不着，就和濟南站商量好以後，坐開往浦口的列車去兗州了。

李大嫂到了兗州，下了車，心裏十分難過。她覺得實在沒有臉去見她的老婆母。旅客們都快走完了，她還在站台上一步一步的向前挪。忽然，聽見有人在喊「李春堂……」，她一抬頭，看見收票口旁邊站着一個嚮導員，手拿著喇叭筒一句接一句的在喊：「李春堂，「家裏的」到這邊來！」李大嫂忙走過去說：「我就是。」那個嚮導員說：「濟南站來電話說，票已經找到了。下次車有人給捎來。」

原來在李大嫂從濟南走的當天晚上，濟南站把電話打通了。馬廠站長說票已找到，並給捎來了。濟南站連忙又打電話給兗州站，告訴李大嫂。

李大嫂站在那兒，感激得流下了眼淚。過了好一會，她才說了一句「什麼東西丟了都

找的着，中國真變了，這都是毛主席領導的好呀！」

像這篇作品所寫的事情，在過去舊時代舊社會裏，你也能看得見聽得到嗎？

二、寫工農羣衆 我們的作者既都是爲工農羣衆服務，那麼寫工農羣衆的事情更是應該的了。工農羣衆有些什麼事可寫呢？這也多得很：寫工農鬥爭，寫工農生活，寫工農心裏所要說的話，寫工農過去的悲苦，寫工農現在的喜悅，寫工農所憎，也寫工農所愛，……這些材料，也足夠一個寫作者用全力去寫作了。後面也舉一篇寫工人生活的作品——一〇一號木炭車——做例：

因爲汽油來源缺乏，公司裏改用了大批的木炭車。已經改好了兩批木炭車，這些車子木炭爐的裝法都是廠長和王工程師想出來的。車子跑了一個多星期，差不多天天出毛病，不是在路上拋錨，就是在廠裏發動不起來。爲了這樁事，大家都非常不高興。

最不高興的要算是技工張師傅。張師傅十二歲就當了學徒，修了三十多年的車子。他的技術實在好，只要聽一下引擎的聲音，就知道車子的毛病出在什麼地方。他本來就不喜歡說話，那兩天越發不開口了；一天到晚鼓着一雙眼睛，瞪着那幾部發動不起來的木炭

車。

上半個月開餉那天的早上，他叫了我和小王去。他說他打算自己來改一部木炭車，保險比廠長和王工程師改的要好。不過他知道這事情一個人一定搞不出來，所以邀我們跟他合夥做，還要我們馬上一路去同廠長和軍事代表商量。起初我們不答應：一來怕碰釘子，怕軍事代表不肯交車子給我們；二來我和小王對木炭車都是外行，怕幹不來。張師傅聽了這話，好像有點生氣。眼睛一鼓，說道：「祇要我們自己有把握，軍事代表一定會答應。我也知道你們不懂木炭車，但是這沒有關係。年青人有幹勁，肯學，什麼事都辦得好。」

我們當真一路去見廠長。廠長聽我們說出了意思之後，搖搖頭不肯答應，怕我們把車子搞壞。坐在旁邊的軍事代表却突然站起來，走了兩步，打個手勢說：「既然你們有自信，我就撥一部車子給你們，放大膽子幹好了，就是把車子弄壞了都沒有關係。共產黨就是要領導工人去發揮創造性。」

於是我們又邀了老唐、張發興、王國棟……一共變成十個人。我和小王因為不懂木炭爐，祇能做做接桿、上螺絲這些死板板的事情，引擎和炭爐的事情都是他們八個人動手。我們大家選張師傅做組長。

第二天我們就動工了。炭爐還是用日本人留下來的，不過有許多地方都改好了。比方說，蒸汽就改成了滴水，用活的爐條，不要出炭門，絨布袋也加長了幾寸……這些都是張師傅的主意。

一個多星期來，大家都非常賣力，天天都要趕到晚上八點鐘才肯歇氣。這個星期一的下午，到底完工了，總共才費了十天的功夫，比本來算好的日子還要少五天。

「現在這部車子已經跑過嘉興，到過寧波，從來沒有拋過一次錨。這就是我們十個人改出來的木炭車，叫做一〇一號木炭車。」

像這裏面所寫的生活，不是一般的生活中所能有的，在舊時代舊社會裏也是絕對不會發現的。

三、寫好的，也寫壞的 一般的作品都可以有兩個方向：一是歌頌和表揚；一是暴露和批判。所謂寫好的，就是歌頌和表揚：寫我們的領導者的種種好處，寫我們所擁護和熱愛的種種人物，……這是歌頌；寫生產英雄，寫勞動模範，寫各種值得誇獎和稱贊的事情，這是表揚。所謂寫壞的，就是暴露和批判：寫我們所仇恨的

人和反對的事情，如封建地主、帝國主義、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的種種罪惡，這是暴露；也寫我們自己的希望能夠改好的種種缺點，如工作偏向，官僚作風，事務主義……等，這就是批判。現在舉于銀生財帛不動心來做例：

于銀生，是武進縣卜弋區徐右鄉人。他是一個貧苦農民。國民黨統治辰光，他一家子三口，全靠種三畝租田和幫工過日腳。生活很苦，有時連大麥粥都喝不周全。

解放軍過江後，他很早就加入農會，還發動了很多農民加入農會。今年三月裏，羣衆看他很忠實，做工作又積極，便選他當全鄉的民兵隊長。從他當民兵隊長以來，每天的防夜工作，抓得很緊，壞蛋份子鑽不到空子。

這鄉地主邵寄生，聽到就要土地改革，他想把一些糧食，在夜裏偷運到城裏去，但又怕被老子他們碰到。他便想出主意來拉攏他。

十一月十六這天，老子兩巧走過邵寄生門口，邵寄生一眼睜見，便硬拉老子到屋裏坐坐。他躬腰曲背的，口口聲聲叫「銀生叔叔，我僥倖是同一個村上人，多少有點交情。聽說馬上要土改，總要請你幫幫忙。」說到這裏，他掉轉頭吩咐大助（他女兒）道：「煮壺酒來，今朝難得順便，請銀生叔叔吃餐酒。」老子聽他「照應」和「吃酒」這兩句話，心

裏便有了數目，當時便推說有事就走開了。

隔天晚上，邵寄生的老婆，又親自來老子屋裏，同老子道：「銀生叔叔，我倆相處不是一天，同一村上人，朝不見晚見。現在跟你商量件事，我想這幾天運點糧進城，要請你幫幫忙，總不把你看掉。」說着，她從懷裏掏出五個銀洋錢來，硬向銀生手裏塞，嘴裏囁嚅說：「這點小意思，先送給你，買幾包香煙，事成之後，總不忘記你的恩情。」

老子當時便裝答應，把錢收下來。跟她約定二十日夜頭運糧，在小橋口下船。邵寄生的老婆，忙回去把話告訴邵寄生。

到這天夜頭，四更天辰光，邵寄生的兒子，偷偷的推了一車米，邵寄生跟在後面望風。到小橋口時，不止老子一人站在那兒，還有三個民兵也早在那兒。米担被攔下來，邵寄生忙對老子說：「你，你不是說好……」，老子朝他冷笑一笑說：「說好什麼，拿銀洋錢就想收買得了我。」當場就把人同米担子都帶到鄉政府裏去了。

第二天，在羣衆大會上，老子當衆把邵寄生怎樣拉攏他，想轉運糧食，破壞土改的經過，一長二短的說了一遍。邵寄生狡賴不過，祇好承認。鬼把戲拆穿以後，羣衆非常憤恨，就把他送到人民法院去了。

事後，大家都說，老子立場穩，並且還能用法子，捉住邵寄生犯罪的實證，叫他轉不過身來。他真有一手。

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暴露地主的奸詐狡猾，表揚農民弟兄的立場穩固，在舊作品裏是絕對不會有的。

四、寫熟悉的事情 在新時代新社會裏，既然每一個有文化的人都是作者，那麼因為他們的工作崗位各不相同，所能獲得的材料也就不能盡同。我們應該各就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所能熟悉的來寫，一則容易寫得真，二則容易寫得好。譬如叫工人弟兄寫農村豐收的經驗，叫農民弟兄寫工廠中生產競賽的熱烈，不但寫不好，寫不真，而且也不容易寫得出來。那末我們何苦要去寫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呢？後面是一篇寫軍隊生活的作品，題目是師長同志，寫的是作者所最熟悉的事情：

我是東華毛巾廠裏的工人，上個月考進了××師文工團，心裏真高興。我背着背包，找到我們的部隊。那裏的新同志，都是上海解放後才參加的呢！

老同志們倒開水拿飯菜，待我像對自己小兄弟一樣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。這一趟真有

些像是回到了家裏。頭一天還覺得縮手縮腳，第二天我就習慣了。

我們的師長，是個大塊頭，人真和氣，沒有半點臭架子。同我們一道踢球，大家就滾在一道。有一次，我們要表演給全師的同志們看，大家都是頭次上台，心裏慌的很。他上台演講說：「同志們！我們的新同志第一次上台表演，大家不能叫壞，搞壞了新同志的情緒，大家都要負責。」我們聽了很高興。

我們在隊裏，四點半起身跑步，學政治。下午，我們練習歌詠，排演，還要每人學習弄一件樂器。傍晚，我們還要種菜或割草。我這人腦子真笨，手脚又呆。在毛巾廠熨了三年毛巾，就只會拉手巾。上級叫我學拉胡琴弦子，實在「勿來是」。

後來師長同志對我講：「我們部隊的同志，有人以前沒有坐過船，渡江之前，練了幾個月上船，後來就打了一個蠻漂亮的仗。我們要進攻台灣，同志們都學會游水了，學胡琴有什麼難呢？」於是我就死命練習，果然比起以前「殺雞殺鴨」的怪叫，要熟多了。

目前我們都在思想醞釀，「進攻台灣，我們有什麼顧慮。」早兩天師長同志來問過我們。別的同志都說了自己的顧慮，我想想沒有什麼顧慮，忽然想到我們新的棉制服說：「棉制服太重了！」聽得他眨着眼睛，哈哈大笑，惹得同志們都笑開了。